

第一章 初來貴「寶」地

漏著風的屋頂，一動就嘎吱響的木板床，以及身上蓋著一塊髒到發黑的破麻布……

蘇青荷醒來後的第一反應是被綁架了。

她還記得在昏迷前，那輛衝著她而來的貨車，明顯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想要她的命。她連人帶車被撞下山崖，掉進了海裏，難道是兇手見她命大沒死成，索性把她綁架進了鄉下山溝裏？

然而腦袋裏不斷湧上來的陌生記憶，以及這副明顯不屬於她、瘦到皮包骨的小身板，提醒著她一個更為糟糕的事實——她穿越了。

「阿姊，感覺好些了嗎？」

沒等蘇青荷梳理完腦中多出來的記憶，一個四、五歲的男孩聽到動靜跑進屋來，趴在床邊一臉關切地盯著她，夾著一絲緊張的聲音軟糯糯的。

小男孩很瘦，袖口褲管都空蕩蕩地晃悠，雙眼紅腫，臉色慘白，活似一張被風一吹就倒的小紙片。

小男孩的臉與湧出來的記憶重合，蘇青荷片刻就認了出來。他叫蘇庭葉，是她的親弟弟，而這副身體的原主人也叫蘇青荷，年僅十四歲。

他們的父親早在四年前被徵兵，到現在還了無音訊，多半死在了沙場上，而他們的娘秦氏帶著一兒一女，多年來積勞成疾，全憑著喝苦藥吊著一口氣。

就在昨天，她娘親喝完藥睡下後再也沒有醒來，蘇青荷因為受不了打擊哭得昏厥過去，然而醒來後，蘇青荷還是蘇青荷，只是靈魂已全然不同。

穿越這個事實擺在面前，蘇青荷認命般地長呼一口氣，坐起身來，揉了揉蘇庭葉毛茸茸的腦袋，強擠出個笑臉道：「我沒事，別擔心了。」

既然命運已如此，自怨自艾毫無意義，且現下不是傷感追憶的時候，而該努力去適應及生存。

如果多出來的記憶沒錯，她現在有一堆爛攤子要收拾。

蘇青荷穿上市布鞋，站起身來，掀開隔簾，果然，一陣淡淡的屍臭味襲來，現在是大暑天，她娘親的屍體不過一夜就隱隱發臭了。

蘇青荷走到秦氏的床榻前，扯過一旁的薄棉被，輕輕地罩在秦氏已經微微發硬的身體上。

秦氏不過才三十出頭，臉上就有了很深的皺紋，在眉頭上有個很深的川字，蘇青荷記憶裏對她的印象也都是緊蹙眉頭，鮮有笑顏。

也是，任誰不到三十歲就當了活寡婦也不會天天樂呵呵，她父親被募兵時蘇庭葉還尚在襁褓之中，秦氏一個人得養活一兒一女，自己省吃儉用，可少了男人這個頂梁柱，開支還是入不敷出。

蘇青荷的印象裏，秦氏並不是一個溫柔體貼的母親，卻是一個盡職盡責的母親。家裏僅有兩畝薄田，後來秦氏直到病重下不了地時，才把田地交給了二叔父打理，每月只收點微薄的租金。可饒是在病榻之上，她也為了補貼家用做著繡工，十根手指全是針孔和厚繭。

秦氏安靜地躺在那兒，嘴角似掛著若有若無的笑，眉頭川字皺紋也舒展開來，似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。

蘇青荷已經把多出來的記憶歸納完畢，但某些細節還是記不正確，或者說她還沒完全理好。比如，她打開米缸，驚訝地發現裏面早已結了蛛網；又比如，她翻箱倒櫃卻只摳搜到了十三枚銅板。

灶臺上有些剛摘回來的豆葉，籜子裏還有一點醃好的芥菜，蘇青荷遠遠地能看見對面人家的梁上還掛著點臘肉和魚乾，而自家則是一點葷腥存貨都無，真是窮得叮噹響。

想來也正常，秦氏病倒後，每次去鎮裏抓藥都是一筆巨大的開銷，秦氏節儉，基本上是一副藥煮了又煮，能連喝好幾天，這與她病情逐漸惡化有直接關係。

思至此，蘇青荷對這身體原先的主人萌生出怒其不爭之感。在這個時代，蘇青荷這個年紀再過一年都可以嫁人了，但她卻還像沒長大的孩童一樣，好吃懶做，每天睡到正午才醒，然後照著鏡子顧影自憐，或是搬了凳子坐在門前曬太陽。

自秦氏病重後，蘇青荷統共也沒燒過幾次火、做過幾次飯，把這擔子理所當然擲在年僅五歲的弟弟身上。

按蘇青荷二十一世紀的審美觀來看，這副身體的樣貌實在不敢恭維，五官和蘇庭葉有幾分相像，屬於小巧清秀型，但由於長期營養不良，養成了小雞仔加飛機場的身材，皮膚也是蠟黃黯淡。

渾身唯一的亮點就是烏黑而濃密的睫毛，但仍掩蓋不住那雙因過瘦而微微凹陷，黯淡無神的雙眼。

直到秦氏歪頭嘸氣的那一刻，蘇青荷才恍然驚醒，鋪天蓋地的無助感襲來，打破了她一直給自己構築的美夢，像是一直在背後支撐她的那根蘆葦被人生生折斷了。她才發現這個家，早已不是父親當年還在時的家，屋頂的漏洞好久沒補上了，弟弟很久沒穿過新衣裳，好久沒見過娘親戴過首飾了，缸裏的米麵都在一天天的變少，原先在村裏算得上富裕的家，不知何時變得如此窮困潦倒。

她原先還抱怨秦氏是守財奴，守著積蓄不花，每日只給他們姊弟吃清粥醃菜，卻不知，他們家真的已經窮到揭不開鍋的境地了。

她瘋狂地痛哭，懊悔自己沒有早點醒悟，懊悔沒有給娘做過一頓熱的菜飯，懊悔半夜娘親喊痛的時候，因為天黑而沒有去鎮裏請郎中……

可那時，一切都遲了。

蘇青荷轉過身，對蘇庭葉囑咐道：「阿姊去一趟二叔父家，你在家好好待著知道嗎？」

在她發現全部的家當僅剩下十三個銅板時，想要給秦氏買副棺材好好安葬，只有借錢這條路了。

蘇庭葉知道蘇青荷是想去借錢，低頭看著腳尖，躊躇地小聲地答道：「我去找過二叔父了……」

蘇青荷愣了下，靜靜等待他的下文。

「二叔父原本答應的，但二嬸嬸說沒有餘錢了……」蘇庭葉仰著巴掌大的小臉，

扯出一絲笑來，「或許是真的沒餘錢了，這兩年的收成不太好……」

蘇青荷默然，她知道二嬸嬸向來吝嗇，平時秦氏去討要田地租金都很艱難，卻沒想到會尖酸無情到連棺材錢也不肯借。

患難時刻最見事態炎涼，對於這點，曾經混跡商戰、見慣了大起大落的蘇青荷深有體悟。現下連唯一的親戚都不管不問，她不得不考慮新的出路了。

把那兩畝田地賣了？不行，田地對於鄉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，她姊弟二人還要靠這二畝地吃飯，這是最後的保障，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賣。

而家裏其他值錢的東西……蘇青荷靈光一閃，蹲下來開始翻找秦氏床底下的雜物。片刻後，蘇青荷扒拉出一個還算做工精巧的桃木妝奩，上面落滿了一層灰，可見很久沒有用過了。打開第一層，空空如也，第二層平整地放著兩張地契和田契，而第三層抽屜拉開後，裏面孤零零地放著一個嬰兒腳掌大小的翡翠吊墜。

粗豆種、水頭短，刻工粗糙，擋現代頂多一千多塊，蘇青荷只瞄了一眼便對這吊墜下了評價。

但這已經是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唯一值錢的東西了，秦氏剩下的最後一件嫁妝，不知道夠不夠買棺材的錢。

蘇青荷拿起那塊吊墜，在手指碰觸到吊墜的一瞬間，突然一股熟悉的熱流從指尖直達心底，腦海中瞬間浮現出吊墜內部的畫面。

黃豆大的顆粒密佈，白綠色的短柱晶體交輝雜錯，一切與玉墜的外表一樣，但卻像是用放大鏡放大了數倍的鏡像，映刻在她的腦海中。

蘇青荷的手忍不住在發抖，她的異能居然沒有隨著她的穿越消失！她通過觸摸還可以看到玉石的內部結構！

這是蘇青荷自打出生從娘胎裏就擁有的異能，只要手指觸碰到玉石表面，就可以看到其內部景象，簡直堪比X光線。不過也僅限於玉石，蘇青荷試過別的材料，如寶石、瓷器等，或是用除了手指的其他部位觸摸，異能都無法觸發。

也正是因為這個能力，她從十歲起就在賭石界嶄露頭角，可以說是因為她，才讓原本日漸沒落的蘇家一躍成為國內第一珠寶大亨，別人都道蘇家出了個賭石天才，只有她父母家人知道，她的天才之名源於她的超能力。

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。隨著蘇家在珠寶界的地位水漲船高，蘇青荷的父母意識到她的這種能力是多麼危險，為了保護她，命令她再也不許碰賭石。蘇青荷以為蘇家的防治已經很嚴密了，不會有外人知道她的祕密，且她已宣佈退出賭石圈，究竟是誰想要她的命呢？

蘇青荷甩甩頭，前世的問題已沒必要去想，自己究竟是溺死海中還是被另一個蘇青荷給占據，都已經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她現在還擁有異能，這或許是擺脫現在困境最重要的契機。

可根據她的記憶，她身處的國家叫夏國，是現今五大國之一，緊挨著的還有北疆、南曼、西越、東沚四大國，完全是歷史上不存在的國家。

而賭石這種玩法，基本是從明清才開始盛行的，單從這個時代的農業發展來看，是遠遠沒達到明清程度的，耕作灌溉的工具基本是曲轆犁和水車，大概和隋唐時

期相仿。

如果這個時代的人沒有賭石的概念，都是現採現開，那她這身異能就完全無用武之地了，她總不能跑到哪個山溝的礦洞裏去當個開採工人吧？何況採到也不歸自己，也得上交給礦場的大地主。

蘇青荷像被兜頭澆了盆冷水，略感沮喪地把吊墜揣進懷裏。

「阿姊，真的要把它當了嗎？這是娘給我們留下的最後一樣東西……」一旁的蘇庭葉滿眼不捨，秦氏在窘迫到這種地步也沒想過要當掉這塊吊墜，可見在其心中的重要性。

蘇青荷伸手揉了揉他糾結成一團的包子臉，勸慰道：「別擔心，阿姊遲早會把它贖回來，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讓娘入土為安。」

自家阿姊從未對自己有過這樣親密的舉動，蘇庭葉有些不適應，反射地微偏了下頭，半晌，抬眼定定地看著她，說：「嗯，我相信妳，阿姊。」

蘇青荷懸在半空的手微僵了僵，不由得在心裏歎口氣，對於五歲的孩子來說，他的表現未免也太平靜了，平靜到有些可怕。娘親屍骨未寒，姊姊哭到昏厥，他居然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跑去二叔父家借棺材錢。

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這個五歲的小包子身上背負的太多，蘇青荷感歎之餘又有些心酸，不過現下也沒有時間給小包子做心理輔導，她娘的屍體再耽擱下去就要澈底爛了，趁著現在太陽還未下山，必須快些趕到鎮上去。

與小包子這尷尬又有些疏遠的姊弟關係，只能日後慢慢地修補了。

蘇青荷以防萬一，揣上了那十三文錢，按著記憶裏的方向，快步向鎮上走去。

步行了近一個時辰，蘇青荷終於趕在日落前到達了阜水鎮。

此時夕陽殘霞，行人稀落，蘇青荷遠遠地便看見一面門牆上寫著大大的「當」字，走近後才看清飄揚的旗幟上是「馮記當鋪」四字，旁邊繪著蝠鼠吊金錢的紋樣。馮記當鋪就是夏國最有名的當鋪連鎖，遍佈全國大江南北，也是阜水鎮唯一一家當鋪。

阜水鎮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窮鄉僻壤，是兗州最貧瘠的地方之一，來這裏光顧的基本都是附近幾個鄉的村民，能有幾個值錢的東西去當？因此當鋪的生意並不好。依蘇青荷看，這馮記當鋪的大當家要不是腦袋抽了，要不就是想彰顯財大氣粗，意在炫耀——看！我家在小小的阜水都有分店！

蘇青荷踏進大門時，掌櫃正在櫃檯前皺著眉頭對著帳本，餘光瞟見蘇青荷進來，頭也未抬，沉聲道：「要當什麼？快些拿出來，妳再晚來一刻就要打烊了！」

蘇青荷連忙掏出懷中的玉墜，雙手遞到掌櫃面前。

掌櫃是個清瘦的老頭，不緊不慢地接過，隨後從櫃檯下面掏出一把木柄放大鏡，認真的看了兩眼，遂問道：「姑娘要死當還是活當？」

蘇青荷心道玻璃都發明出來了，可見這個時代並沒有她想像中那般落後，面上未顯，討好地笑，「活當。」

「四錢銀子。」掌櫃終於捨得抬頭看了她一眼，語氣不鹹不淡。

蘇青荷瞪大了眼，失聲道：「才四錢？」

市面上最便宜的棺材也要一錢銀子，剩下三錢銀子只夠買一石多粳米，滿打滿算只夠蘇青荷姊弟二人吃五個月。

現在市場上的豬肉大概二十文一斤，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和現代的一千塊錢差不多，意思是這吊墜只能當四百塊錢？

「這墜子是豆種裏的下品，刻工也一般，我們馮記當鋪給的價格最是公道。」見她一臉苦色，老掌櫃多解釋了一句，把放大鏡收進櫃中，神色坦誠。

蘇青荷聞言倒是愣了愣，這裏翡翠的分類叫法居然也和現代一樣。翡翠按質地好壞分，大致可分為豆種、糯種、冰種、玻璃種，除了這基本分類外，還有各種數不清的小門類品種，如芙蓉種、馬牙種等等。

按捺下心中的異動，裝作若無其事，扮作好奇寶寶的模樣，她開口問：「這翡翠還分品種？」

「那是自然，這翡翠裏的學問可多著呢。」老掌櫃老神在在地捋了捋鬍子。

「其實……這塊吊墜是家父偶然間得到了一小塊翡翠原石，覺著可能會出綠就買了下來，」蘇青荷面上一派天真無邪，心裏無比糾結地編造著用詞，一面專注觀察著老掌櫃的表情，「沒想到真的切出了翡翠，就叫人打成了墜子，送給了娘親。」老掌櫃略感意外地挑挑眉，「那令尊還真是賭運不錯，只可惜這墜子太小，又是最平常的豆種，如果只是一小塊原料的話，令尊也是穩賺不賠了。」

蘇青荷只覺得心臟快要跳了出來，垂下眼瞼，掩住眼中紛雜的情緒，抬起袖子作拭淚狀，啞聲道：「只是今日家中出了變故，迫不得已才來當這塊玉墜，掌櫃權當行行好，湊個整，算作五錢吧。」

老掌櫃一聽到錢這個字，立刻面色一正，不去看她那可憐巴巴泫然欲泣的表情，為難道：「我這已經是最公道的價格了，不信姑娘可以再去別的當鋪瞧瞧，」繼而撚起鬍鬚，露出精明的笑容，循循善誘，「姑娘何不死當？那樣的話，價錢可以翻一倍。」

明知方圓百里就這一家當鋪，她又急著用錢，篤定了她會當，蘇青荷明知被壓價了也沒辦法。

蘇青荷沒忘記答應小包子的話，輕輕地搖了搖頭，「死當就不必了，這墜子對娘親來說很重要，麻煩掌櫃了。」

「好吧。」老掌櫃也沒再多言，撩起袖口，沾了沾墨汁，疾筆如飛。

趁著老掌櫃開字據的空檔，蘇青荷斟酌著，繼續旁敲側擊，「掌櫃見多識廣，不知掌櫃有沒有撿到漏的時候？」

原來的蘇青荷自小在鄉野長大，對外面事情的瞭解太匱乏，蘇青荷沒有從她的記憶中搜尋到任何關於賭石的資訊，只知這時代的人對玉石有種狂熱的追求，遠甚金銀珠寶，從秦氏變賣了各種銀簪金釵，卻唯獨留下了那塊成色並不好的翡翠墜子就可以看出。

她現在迫切想要知道，賭石究竟有沒有形成一股潮流和體系，還是這賭石目前僅

限於富商官僚之間閒暇之餘玩的小遊戲？

老掌櫃呵呵乾笑了兩聲，開口嘲諷味道甚濃，「賭石這行十賭九空，我可沒令尊那樣的膽氣去沾。」

蘇青荷狀似靦腆地笑著，正欲再開口攏話，老掌櫃卻直接道出了一個讓她振奮不已的消息。

「令尊憑一塊原石也能切出綠來，想來也是有幾分眼光的。兩個月後，在兗州城有一場鬥石大會，令尊若是有興趣，可以去那兒碰碰運氣，說不定可一賭翻身，渡過難關。」

老掌櫃一邊淡淡地說著，一邊把蓋完戳的憑據遞給了她，外加四顆蠶豆大小的碎銀子。

「鬥石大會？」蘇青荷的眼神唰地亮了。

見此，老掌櫃心裏不由得好笑，鄉野丫頭就是太沒見識。兗州城裏藏龍臥虎，更是有很多像她這樣抱著撿漏心態的人蜂擁前去，殊不知這鬥石大會裏有多少彎彎道道，笑到最後的一定會是那幾大世家權貴，無背景又無多大見識的平民百姓，只怕會被吞得連渣都不剩。

想到這，老掌櫃心裏有些觸動，忍不住又提點了一句，「姑娘可要勸令尊量力而行，若去了，別是雪上加霜，把家底都虧進去嘍。」

得到重要資訊的蘇青荷心情格外好，用憑據包住銀子塞進懷裏，笑咪咪應是道謝，隨即快步走出了當鋪。

天色漸漸暗下來，蘇青荷走到南邊的一家棺材鋪時，掌櫃正準備關門打烊，蘇青荷連忙頂住門縫，鑽了進去。

一番討價還價後，一錢又十個銅板換得了一副柏木翹頭棺材，附帶兩身麻衣孝服。翹頭棺材形似元寶，也有這類寓意在裏面，秦氏一生過得清苦，希望下輩子投生到富庶的人家當大小姐，別再過這般的苦日子了，蘇青荷如是想。

棺材鋪的掌櫃是個肥胖高大的中年婦人，聽聞蘇青荷父母雙亡，家中僅有一幼弟，天色又晚，便親趕了驢車，叫幾個僕人抬了木棺，捎上蘇青荷便往衡澤鄉駛去。雖馱著幾百斤重的棺材，但兩個轂轆就是要比兩條腿要快，不消半個時辰，蘇青荷就瞧見了自家飄搖欲墜、蕭條破敗的茅草屋。

聽到門外有動靜，早就等得心慌的蘇庭葉趕忙跑出門來，見蘇青荷跳下驢車，車上好大一副柏木棺材，趕車的只有一個面善的婦人，極有眼色地開口道：「我去找二叔父來幫忙。」

「等等，你在這看著，我去。」蘇青荷叫住了扭頭欲跑的小包子，她可沒忘記他上次去借錢，結果兩手空空地回來，想來也沒少被那刻薄的二嬸嬸陰陽怪氣地奚落一番。

小包子外表上溫吞軟弱，其實骨子裏比誰都要強，受了委屈從不會給別人說，就像以前的蘇青荷背地裏怎麼壓榨他當苦力，在秦氏面前，也從未說過她的不是。不等小包子回應，蘇青荷便轉身向二叔父家的方向走去。

青磚泥瓦壘起來的大院子，豢養著十幾隻雞，剛下了一窩崽兒的黑豬在哼哧哼哧

地叫，三頭大黃牛拴在草棚裏，其中有一頭還是借著租田耕地的名頭從她家順來的。

蘇青荷敲響了院門，須臾，傳來婦人的低聲咒罵以及趿拉著布鞋的走路聲，門閂卸下，有個矮胖的中年婦人探出頭來，見是蘇青荷，眉頭一擰，神色更加不耐，「這麼晚了，有什麼事火急火燎的，不能等明天再來？」說罷，像想起了什麼似的，嘴角一撇，冷冷道：「別是又來借錢的吧，正午的時候不跟葉哥兒說了嗎？不是二嬸不幫忙，這年頭收成不好，誰家也沒餘錢啊。」

「我找二叔父。」蘇青荷睜大眼，十分無辜。

周氏忽然心思一動，拉開了門縫，撫上蘇青荷手臂，迅速切換成慈祥長輩的口吻，歎息道：「妳姊弟倆借錢不就是為了棺材錢嗎？妳看這麼著，妳娘這一去，那兩畝田地你們也照看不動，不若妳把田契交給二嬸，二嬸做主，保管明日就去鎮裏幫你們娘置副好棺木，風風光光的下葬。」

蘇青荷不著痕跡地側身抽回胳膊，訥訥地重複，「我找二叔父。」

「妳這丫頭怎麼聽不懂人話呢？」周氏有些急了。

蘇俞成聽見說話聲走出屋來，見蘇青荷孤身一人，瑟縮地站在院外，似是不敢進來，開口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蘇青荷像見到了救星般，忙上前道：「二叔父，我去鎮上買了棺木回來，正停在屋門口，麻煩二叔父叫上人去抬一抬，娘她……再不入土，過了今夜，怕是要澈底爛了……」

蘇俞成聞言愣住了，他中午的時候明明叮囑過周氏，讓她叫人去蘇青荷家幫忙抬人的啊！見周氏在一旁扯著袖子閉嘴不語，心中通透，不由得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扭頭扯嗓子喊了兩個兒子。

「妳怎麼有錢買了棺材？」周氏按捺不住尖聲問道，她想藉此來要到田契的算盤算是落空了。

蘇青荷斂眉道：「我當了娘的玉墜。」

蘇俞成轉身見蘇青荷形容憔悴，眼神呆滯，像是被嚇傻了，心中更是百味雜陳，啞聲道：「荷丫頭，走吧。」

見幾人走遠，周氏不滿地小聲嘀咕，「都窮成這樣了還瞎講究，如今活人都吃不飽飯，哪還顧得上死人啊？」

蘇俞成帶著兩個人高馬大的兒子，又叫來幾個關係好的鄉親，將秦氏的屍首抬進棺材，連夜刨坑鏟土，匆匆將其下葬。

整個過程，蘇青荷姊弟倆默不作聲地圍站在土坑旁，安安靜靜地看著棺材被一鏟接一鏟的黃土填平。

幾個來幫忙的村民都很意外，蘇青荷也就罷了，昨日她那驚天動地的哭聲四周鄰居都聽見了，今日的沉默，眾人只當她是哭乾了淚，乃是女兒家面皮薄，強作出來的鎮定。可蘇庭葉才多小的人兒啊，見親娘下葬就如同在看一場戲，如置身事外的觀眾般毫無動容。

附贈的兩套孝衣都很寬大，蘇青荷穿著尚可，蘇庭葉穿著就像偷穿了大人的衣服，小小地縮在一大塊布裏，油燈裏隨風飄忽的昏黃火光，越發襯得他小臉灰白。蘇青荷忽然握住了他藏在袖口中的手，他抬頭望來，瞳孔映著的兩簇燈火消失，如同這寥無繁星的夜幕一樣黑沉幽深。

他的手很涼，有著尋常孩童柔若無骨的柔軟，蘇青荷身體往前傾了傾，左手搭在其肩上，把他半擁在懷裏，附耳溫聲道：「別怕。」清清淡淡的兩個字，卻如同這黑夜中的油燈，瞬間驅散了不少陰霾和涼意。

蘇庭葉沒有吱聲，卻悄悄拉緊了她的袖口。

第二章 離鄉背井闖蕩去

是夜。

蘇青荷和蘇庭葉並排躺在木板床上，雖然疲累卻誰也沒有睡著。

蘇青荷瞪著漏著風的屋頂出神，她多希望這是一場夢，一覺醒來，她還是在資訊科技飛速發展的二十一世紀，她還躺在自己柔軟的席夢思大床上，在父母的庇護下，當幸福自由的小米蟲。

可歪過頭，身邊小包子像貓咪般輕不可聞的呼吸聲，又是如此的真實。

「庭葉，以後你就和阿姊二人相依為命了，我們是彼此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親人。」黑暗中，蘇青荷的聲音透著一股清寒蕭瑟。

假寐的蘇庭葉聞聲睜開眼，從鼻子裏發出沉悶的一聲，「嗯。」

蘇青荷沉默片刻，乾脆轉過身來，面對著小包子，用商量的口吻說道：「我想明日把屋子田地變賣了，去兗州城謀生，你願意嗎？」

蘇庭葉眼睛一眨一眨，半天才消化掉這個資訊，愣愣道：「賣了屋子去兗州城？那我們住哪？」

「阿姊會找到好的營生，不會再讓你住茅草房，不會再讓你冷著餓著，每天吃清粥醃菜，」蘇青荷表情無比認真嚴肅，末了，補了一句，「至少頓頓都有肉。」蘇庭葉的表情有一瞬間的失神，好像沉浸在頓頓吃肉的美好幻想裏，小肚子十分應景地咕咕叫了兩聲。

黑暗中，蘇庭葉臉紅了。

蘇青荷雖看不見，但可以想像出他皺著眉頭、捂著肚皮的糗樣，很不客氣地低笑了出來，家裏發生了這麼大的變故，她和他都快兩天沒有吃飯了。

「可是……」對於出生就生活在衡澤鄉，最遠只走到過阜水鎮的蘇庭葉來說，賣掉田地去兗州那個以繁華富庶而聞名遐邇的五州之一的都城，實在太過匪夷所思，儘管有阿姊的承諾在前，他還是覺得很不安。

夏國分有荊州、梁州、青州、冀州、兗州五個州，且每個州都設立其區域內最繁華的縣城為都城，作為經濟貿易往來的中心。除了被數座礦山包圍的翡翠之城晉江城，兗州城是所有賭石愛好者們第二大嚮往的郡城。

那裏的賭石文化不是小小的阜水鎮可以比擬的，尤其是五年一度的鬥石大會，會吸引全國各地的賭石愛好者們蜂擁而至。

但對於衡澤鄉的村民來說，兗州城是個只存在於鎮上車夫間口頭相傳的存在，哪

怕描繪的是多麼璀璨耀眼的藍圖，也只是鏡中花月罷了，與他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毫無關係。

蘇庭葉有些不理解，阿姊為什麼要賣掉可以養活他們的田地，而去村民們雖嚮往卻顧忌，只聞好卻看不見摸不著的郡城？

蘇青荷好不容易知道了關於鬥石大會的資訊，無論如何她要去兗州城裏看一看，總好過於在這貧瘠的村莊，夙興夜寐，兀兀窮年，過兩年再嫁個莊稼漢，每日為柴米油鹽發愁，過著一眼便望到底的人生。

不管環境多麼惡劣，她總是不服輸的。

「別想太多了，早些睡吧，明早阿姊給你做好吃的。」

蘇青荷替弟弟掖了掖被角，側過身去，沒有過多的解釋，光憑一張嘴，如何能讓小傢伙相信原先好逸惡勞的姊姊，突然間有了可以讓他們立足郡城，鑑別玉石的能力？

蘇庭葉輕輕應了聲，乖乖地閉上眼，沒過一會兒，傳來綿長均勻的呼吸聲。

第二日一早，蘇青荷因心裏壓著事，在第一輪雞鳴聲中便合衣起身，揣上銀錢，沒有吵醒熟睡的弟弟，輕手輕腳地關上門，向鎮上走去。

清晨的市集熱鬧非凡，來往的皆是身著草鞋麻衣的村民，充斥著淳樸鄉味的吆喝叫賣聲。

市集攤位前多是賣米肉蔬菜，也有少部分賣布匹絹巾，脂粉香料，大都不精細，濃重的花粉味混合著人流走動揚起的灰塵，鑽入口鼻，直刺得蘇青荷想打噴嚏。蘇青荷來回溜達了一圈，發現豬肉最貴，大概是二十三文錢一斤，因豬肉可煉油，肥肉總比瘦肉貴些，沒有看見有賣牛肉的，許是朝廷有頒佈不得宰殺耕牛的條令，家禽中以雞鴨最便宜。

掂量一下兜裏的銅板，蘇青荷挑了一隻二斤的蘆花雞，舀了一小袋粳米，一大袋玉米麵。

臨走前，蘇青荷想了想，還是繞到了豬肉攤前，指著堆放在一旁角落的豬肚豬肝，問正在剁肉的屠夫，「這些怎麼賣？」

屠夫詫異地瞟了她一眼，手下動作不停，以粗大的嗓門喊道：「十文一斤。」

這裏的人都對牲畜的內臟不大喜，許是嫌腥氣，蘇青荷方覺撿了個大便宜，忙稱了一斤豬肚，樂顛顛地回了村。

回到茅屋，蘇庭葉正在收拾衣物，短手短腳做起事來意外地麻利，蘇青荷進門時，就見他已歸整好了一大一小兩個包袱。

兩個包袱裏就一身蘇庭葉的短衫，還有一件冬季的舊襖，她自己的衣物倒不少，這個季節能穿的薄衫有四件，衣料並非什麼好料子，雖未到打補丁的程度，但也顯得很陳舊了。

蘇青荷把那些破爛的棉襖、長裙都拿了出來丟在一邊，只帶了路上能穿的方便行路的麻衣短衫。

整理完衣物，緊接著擦鍋生火。煮了半鍋水，把買來的一小袋粳米都放了進去，

外加一大把的芥菜。拿起灶臺上的刀，轉過身想去門口殺雞，卻見蘇庭葉面無表情地舉著柴刀就要往雞脖子上招呼。

「我來我來！」蘇青荷嚇了一跳，忙上前奪下他手中的刀。

果真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，這柴刀足有七、八斤重，她自己拿著都覺著壓手，蘇庭葉單手舉著竟絲毫沒有吃力的樣子，蘇青荷無力地望天。

蘇青荷按住咯咯亂叫的蘆花雞，扭頭道：「殺雞就交給阿姊，你過去看火就好。」蘇庭葉狐疑地看著她，眼中擔憂味甚濃。阿姊什麼時候會殺雞了？她不是從小一見血就暈，每次殺雞都躲得遠遠的嗎？可架不住蘇青荷的催促，蘇庭葉還是老實地回了屋。

他剛蹲下來往灶膛加了一把柴火，就聽屋外的雞鳴聲漸漸消失了，不過一盞茶的功夫，就見蘇青荷拎著光溜溜的雞走進來，摔在案臺上，擼起袖子，大刀闊斧地開始剁雞肉。

蘇庭葉看著她賣力剁雞的背影愣了半會兒，繼而低頭續柴，垂著眸不知在想什麼。先片下來兩大塊雞脯肉切成絲，待鍋中水沸騰了便加了進去，剩下的帶骨雞塊，蘇青荷打算和豆葉一起清炒。

但很快，蘇青荷就悲摧地發現，在這貧瘠單調的古代，不僅沒有發酵粉等複合人工製品，像白糖之類的調料更是奢侈品，灶臺上的陶罐裏僅有一些粗鹽，醋、醬油及蔥薑調料，更別說八角、孜然、茴香之類的香料了。

半個時辰後，經她一番費勁心思的鑽研鼓搗，一桌還算色香味俱全的飯菜總算上桌了。

涼拌豬肝豬肚，豆葉炒雞塊，雞絲芥菜粥，還有厚厚一疊金黃噴香的玉米餠餠。蘇庭葉看得眼神都直了。

蘇青荷舀了一大勺粥遞給他，不像之前秦氏那般的清水粥，而是沉甸甸的一碗粥。粥燉的時間久，每顆米粒都融進了雞肉的味道，蘇青荷沒放鹽，口感可能不比現代加了胡椒粉、麻油的味道好，但勝在原汁原味，配著薺菜特有的清香，十分爽口。

蘇庭葉沒把持住，接過就囫圇地吃起來，連喝了幾大口才想起來菜，夾了一筷子，半晌才認出來是豬肚，疑惑道：「阿姊，妳怎麼買了豬肚，這個很腥的，沒人吃。」

「你先嘗嘗，應該不會腥。」蘇青荷拿了一塊玉米餠餠，就著粥小口地吃起來。這兩日實在是太疲累了，在心理和身體上的雙重打擊下，蘇青荷覺著自己這原本就沒幾兩肉的小身板似乎又瘦了點，還有小包子，臉色也太差了些，希望以後能從伙食上補回來。

思至此，蘇青荷低頭看了眼自己一馬平川的胸膛，雖然這具身體不過十四歲，但也實在是太、平、了！想光靠改善伙食恢復到前世的C罩杯，蘇青荷只覺得任重而道遠。

前世的蘇青荷除了賭石，最大的興趣愛好就是吃。一得空閒，就拉上一幫狐朋狗友，打著考察的名義四處覓食，而蘇青荷其人又是出了名的懶，時間長了也厭得動彈，便嘗試著自己做，吃過一次的菜品，自己便能做出七、八分相似。

蘇青荷萬幸自己點亮了廚藝這個技能，否則現在這境地，莫不是要眼巴巴地看著還沒灶臺高的小包子忙上忙下，簡直是太羞恥了。

蘇庭葉聞言，半信半疑地夾了一塊豬肚，放入口中，果然沒有腥黏的感覺，反而脆生生的，很有嚼頭，不由得瞪了大眼，「真的沒有腥味！」

看著他滿是崇拜且火熱起來的眼神，蘇青荷心裏油然生出一股滿足感，心情好的同時食慾大開，一通風捲殘雲，兩人迅速把桌上的飯菜一掃而光。

蘇庭葉從記事起便沒吃過如此好的飯菜，這時候才露出了五歲小孩子應有的模樣，兩側腮幫子塞得鼓鼓的，嘴唇吃得油亮油亮的。

收拾完碗筷，蘇青荷取出了抽屜裏的田契和地契，囑咐了蘇庭葉幾句，便又出了門。

走了約三里路，問了不少路過的鄉親村民，蘇青荷總算找到了衡澤鄉的里正，徐長德。

由於阜水此地貧瘠，人丁也不興旺，三個鄉加起來不過二百來戶，所以衡澤鄉和附近兩個村莊共用一個里正，負責解決鄉親們的賦稅農桑事宜。

徐長德在村民中的口碑很好，親善公正，估計在這窮山惡水也貪不上什麼賦役，住的草屋也只比周圍鄰居的好一點，用青磚壘了三面院牆。

聽聞蘇青荷的來意後，徐長德並不感到意外，村裏但凡有什麼風吹草動都傳得很快，蘇青荷家的事，他也是略有耳聞，隨意披了件長衫，就跟著蘇青荷出了門。

徐長德年紀六十有餘，腿腳也不大利索，慢吞吞地走在前面，時不時停下來跟村民們打招呼。

有好事的便湊過去問，這是要幹麼去？

蘇青荷也不藏著掖著，笑盈盈回，「賣地，請里正伯伯去看看。」

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蘇青荷還未走到家，幾乎三個鄉的人都知道了。田地是農民的命根子，鄉里也都是祖祖輩輩扎根在此居住，賣地可是一件稀罕事。

待走近她那間茅草屋時，二人身後已跟著十幾位來瞧熱鬧或是有意買地的村民。

徐長德負著手，揪著鬍子在茅草屋周圍轉了一圈，口中嘖嘖不停，怪不得那小丫頭要賣田地，窮成這樣，若也沒個親戚照應，今後恐怕連飯也吃不上了。

「荷丫頭，妳這是要幹啥？好端端賣勞什子的地！」

忽聞一陣熟悉的尖嗓音乍響在身後，蘇青荷轉身，果然是她那無事不上門的二嬸嬸。

周氏衣衫有些凌亂，鬢角的頭髮散垂了下來，顯然是正睡著午覺，聽聞動靜慌忙跑來的。

她早就把蘇家那兩畝田地當做自己的了，蘇青荷陡然要賣，相當於割她的肉，尤其是前月剛撒上麥種，她如何不急？

蘇青荷淡淡地轉過身，當做沒看見。

周氏眼尖地一眼便瞅見蘇青荷手裏攥著的田契，礙於周圍圍觀的村民，按捺住急火，扯著嘴角笑，「荷丫頭莫不是怕妳娘這一去沒人照顧妳了吧？放心，有二嬸嬸呢，定不會叫妳姊弟倆餓著，何苦賣那兩畝地？」

不叫餓著，這句話說得很有水準，光喝水吃米糠也能吃飽不是？

「這些年多謝二叔父幫忙照料田地，之前二嬸嬸牽走的那頭黃牛也不用還了，就當做給你們的謝禮。」蘇青荷語氣不鹹不淡。

周氏語塞，沒想到蘇青荷會把牛那事搬出來，好在周氏臉皮夠厚，硬頂著周圍人的嗤笑，反唇道：「那時候秦妹子重病，不是想幫著照看嘛，好心幫忙還要落人話柄……」

有熟知周氏德行的村民，大聲地揶揄，「現在人家閨女都要賣田了，照看完了，那倒是還啊！」

周氏生怕蘇青荷開口要牛，乾脆緊閉上嘴，繃著臉斜眼望天。

「荷丫頭，那兩畝地打算賣多少錢啊？」見蘇青荷打定主意要賣，幾個手頭富裕的村民瞬間圍了上來，把周氏冷不丁撞得一個踉蹌，擠在了人群後面。

蘇青荷著實也不太懂，索性將田契地契一起交給了徐長德，「全請里正伯伯定奪。」

「這價錢嘛，自然是價高者得。」徐長德捋了捋鬍子。

話音一落，幾個糙漢子扯嗓子爭相喊價，最後連茅屋加兩畝地一共叫定了五兩銀子。

價格還算公道，每畝田地的價格普遍在二兩左右，那間茅草屋實是年久失修破爛不成樣子，所幸房間還算大，跟田地添一塊兒算作一兩，單賣怕是沒人要的。

徐長德看向蘇青荷，後者輕點了點頭。

於是那糙漢子忙一溜煙的奔回家，取了一塊用方帕子包得嚴嚴實實的碎銀子交給里正。徐長德掏出賦稅簿，舉筆一揮，將那二畝地劃到那漢子名下，蓋上小紅戳，這買賣就板上釘釘了。

人群漸漸散去，周氏氣得直跺腳，卻無可奈何。

幹完農活的蘇俞成也聞訊前來，倒沒有再提及田地之事，有些出乎意料地問了蘇青荷一句，「你們姊弟倆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兗州城，怎麼過活？」

對於這個還顧念著點親情、偶爾向他們表達出善意的中年男子，蘇青荷維持著疏遠地恭敬，頷首道：「娘臨終前說在兗州城有位故交，囑託我二人去投奔他，說是此番前去會探聽到爹爹的消息也說不定。」

蘇俞成並沒有對她臨時隨口編造的謊言起疑，似乎除了有舊友長輩幫襯，沒有什麼可以解釋姊弟倆賣掉田屋、貿然進城的舉動了。

見二人已收拾好包袱，似是打算即刻就動身，蘇俞成一咬牙從懷裏掏出二錢銀子想給她二人做路上的盤纏，可在周氏的陣陣眼刀和蘇青荷的連連推卻下，又悻悻地塞進了懷中。

日薄西山，雲蒸霞蔚。

一大一小兩個身影，相攜著沐浴在夕陽的餘暉中漸行漸遠，消失在衡澤鄉山路的盡頭。

阜水鎮北邊的驛站停靠著一輛雙馬並驅的四輪馬車，兩匹高大健碩的紅棕馬正低

頭咀嚼著乾草，似是要為晚上的夜路拚命積蓄著能量。馬夫打扮的高瘦男人正環臂倚靠在馬棚的支柱上，似跟面前一對中年夫婦商討著價錢。

蘇青荷二人來得恰是時候，駛向兗州城的馬車一天只出兩趟，一回清晨，一回黃昏，他們剛好趕上了黃昏出行的馬車。

那一對中年夫婦像是在馬夫那裏碰了釘子，沉著臉從袖中摸出幾塊碎銀子丟給馬夫，嘴裏罵罵咧咧地走到驛站對面，等馬夫套馬裝車。

被甩了銀子的馬夫似乎司空見慣，揣好銀子，看向一旁站著的姊弟倆。

見馬夫抬眼望來，蘇青荷忙牽著蘇庭葉湊上前去詢問。

「什麼？一兩銀子？」蘇青荷倒吸一口氣。

馬夫無視她詫異的臉色，指了指蘇庭葉，言簡意賅地補充，「小孩，五錢。」

蘇青荷心下腹誹這一定是奸商，怪不得那對夫婦臉色那麼差，蘇青荷沒有多費口舌，乖乖地交了錢。從阜水到兗州如果光憑雙腳走，要走上個把月，她能受得了，小包子未必受得了。

荷包瞬間縮水了三分之一，蘇青荷心疼得無以復加。

這可是她全部的家當啊！照這節奏下去，她姊弟倆還沒見到兗州城的影兒，就已經兩兜空空，喝西北風去了！

又等了約一刻，馬夫見沒人再來，便走到路中央吆喝了一聲，隨即牽馬出來裝車，準備啟程。

馬夫這一聲吆喝後，從旁邊的客棧、沿街的茶水鋪裏呼拉拉地冒出來一大堆人，皆撩開裙袍爬上了馬車。

蘇青荷數了數，加上他們總共有十二人。

好在是四輪並架的馬車，十二個人窩在裏面，竟也不是很擁擠，只是空氣不流通，車廂裏的味道並不好聞，有一股臭汗味和劣質脂粉混合的刺鼻氣息。

最後上車的是一對年輕男女，衣著是這鎮上鮮有的華貴絲綢。

年輕女子身段窈窕，舉止貴氣，顯然是大戶人家出身，髮髻裏插著的金釵上嵌得好大一顆明珠，圓潤瑰麗的色澤襯得女子膚色瑩白透嫩。

女子一掀起捲簾便迅速伸手掩鼻，眼裏掩飾不住嫌棄，皺著眉頭環顧了一圈，最終選擇了坐在看起來不那麼髒的蘇青荷姊弟倆旁邊。

年輕男子也跟著坐了過來，右臂自然地攬過女子肩頭，歎道：「湘寧，讓妳受委屈了。」語氣滿是寵溺，且帶著一絲自責。

此時馬車已經開始前進，馬蹄踏過青石板的聲響清脆而富有節奏。

蘇青荷沒有在意身邊那對男女親暱的姿態，幫蘇庭葉調整坐姿，微抬高手護住蘇庭葉的腦袋。

蘇庭葉第一次坐馬車，一雙清澈的大眼睛滿是好奇，不安分的一會身體前傾，一會掀開窗簾，出神地看那些一閃而過的商鋪及行路人。

此時車上除了一開始見過了那對中年夫妻，同行的有三名身材高壯，長相有些兇惡的大漢，汗臭味基本上就是從他三人身上散發出來的。緊靠著壯漢的是兩名小商販打扮的男子，二十出頭的年紀，瑟縮的眼神不時地瞟向那三人，帶著明顯的

戒備和畏懼。

正坐在蘇青荷對面的，是一個模樣清俊的少年，看樣子不過十七、八歲，墨髮乾淨俐落地束在腦後，身上穿著的也是名貴的緝絲料，只是袖口有些磨損的痕跡。少年的神色有些衰敗頹然，一上車就閉上眼，像是睡著了又像是在想心事。

「這破箱子能叫馬車嗎？要不……我們別去兗州了？」被喚作湘寧的女子掏出絹帕掩住鼻底，白嫩的臉頰憋得有些發紅，一想到要在這樣惡劣的車廂裏待上八天，她恨不得直接從車上跳下去。

「你後悔跟我了？莫不是想回家認錯，順從你爹爹，嫁給那個二世祖？」年輕男子俊秀的面容上閃過一絲陰狠，口中也不自覺地帶上嫉妒的語氣。

懷中的人兒身體僵直了，不可置信地瞪圓了眼，「陵郎，你在說什麼？」

年輕男子意識到自己說得過了，慌忙將她摟進懷中，「我只是覺得你跟著我受苦了……」隨後，極盡溫柔地低下頭，在她耳邊輕語，「你放心，這次在兗州城的鬥石大會上，我一定會奪得魁首，讓你爹爹後悔當初說的話，然後風風光光地娶你進門。」

女子臉上浮上一層羞澀的紅暈，全然沉浸在男子編織的美好未來中，嬌聲喚道：

「陵郎，我相信你……」

二人的聲音極低，近似呢喃，完全掩在馬蹄聲中，卻被緊挨著的蘇青荷聽得一清二楚。

餘光看見相擁的二人，略尷尬地偏過頭去，原來是一對私奔在外的苦命鴛鴦啊！之前蘇青荷還有些奇怪，穿著名貴的絲綢，家裏怎會沒有出行的馬車，原是一齣千金小姐戀上窮書生，被老丈人棒打鴛鴦的戲碼。

據她所知，夏國男尊女卑的風氣不似南邊的南曼國那麼嚴重，女人是可以隨意出門走街串巷的，男女同席、女童入學都是很正常的事。只要不是娼妓樂妓之流的賤民，哪怕是簽了賣身契的丫鬟和不受寵的妾室，都是不能隨意打殺發賣的。男人雖可以三妻四妾，有權勢的女人同樣也可以豢養面首，只不過上不得檯面，沒有婚書聘書罷了，和離、寡婦再嫁更是十分常見的事。

更別提男女之間的私相授受，早已成為一股時尚自由、浪漫無拘的風氣。

在相對偏遠保守的鄉鎮，或許還保有浸豬籠這一陋習，但在兗州城這樣的大州郡，正如那男子所說，若他在鬥石大會上一舉成名，他與富家小姐私奔一事，定會流傳成一段風流佳話。

正是如此，那女子並不避諱與男子親暱的舉動，車裏的眾人也是熟視無睹，習以為常的姿態。

馬車行駛了兩個多時辰，在澈底黑沉下來的午夜，搖搖晃晃地抵達了一處城郊外的驛站。

一間房住宿一晚要二十文，當然也可以選擇不住，隨便在哪個柴火疙瘩裏搭鋪蓋也沒人管你，只要不怕半夜被狼叼走。

蘇青荷付了一間房錢，和蘇庭葉擠一擠便睡下了。這客棧簡陋得很，沒有任何裝飾器具，一眼望去就是木板搭建而成的，天花板的牆角都結了蛛網。

蘇青荷的身體睡慣了硬邦邦的木板床，加上一整天的勞頓，幾乎一沾枕頭就睡著了。

蘇庭葉躺在床上，撫摸著懷裏那塊翡翠吊墜，他娘的那件遺物，蘇青荷沒有食言，到達鎮上的第一時間便去了馮記當鋪將這塊翡翠重新贖了回來。

或許是那塊翡翠給了他力量，第一次遠離家鄉，蘇庭葉並沒有忐忑不安地失眠，毛茸茸的腦袋抵在蘇青荷的肩上，聞著她身上淡淡的皂角清香，呼吸平穩延綿，很快陷入了睡夢中。

第二日清晨，蘇青荷一行人再次踏上了前往兗州的行程。

直到日漸中天，馬車還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。

幸而蘇青荷早有準備，從包袱裏掏出在鍋裏炕過，外加曬了一下午，十分耐儲存的玉米餅餅，就著水，姊弟二人就這麼在馬車裏吃了起來。

玉米餅餅最外的一層皮都被曬裂了，入嘴很硬，嚼起來卻很香，名副其實的乾糧，壓餓又便於攜帶。

坐在蘇青荷旁邊的年輕女子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，伸出玉蔥一般的手指點著，秀眉輕揚，「這東西也能吃？」

車上眾人聞聲微哂，這小姐到底天天吃的是什麼山珍海味，連玉米麵餅都沒見過呀？

姊弟二人沒有應答，直接用行動告訴了她，二人極有默契地同時咬了一口餅，鼓著腮幫子呆呆地看她，像兩隻正在進食中毛茸茸的小倉鼠。

「可以……分我一塊嗎？」微帶顫抖卻無比清澈的嗓音傳來。

蘇青荷抬頭，發現竟然是那位坐在她對面，從上車就沒開過口的紫衣少年，此時正直勾勾地盯著蘇青荷手裏的麵餅，精緻的喉結上下滾動，似是在默默吞嚥口水。蘇青荷把在集市上買的那一大袋玉米麵全烙成了餅餅，足有十斤裝在包裹裏，見少年如是說，直接遞過去一塊大的。

少年迷茫的眼神落在玉米餅上時，變得有了神采，伸出雙手接過，遲疑半刻，也學著他們姊弟倆的模樣，直接大口大口地吃起來。

兩個商販打扮的男子也帶了乾糧，此時也掏出來吃著，其餘眾人或閉眼假寐，或默默忍著，沒有人像少年那般神經大條地開口去問別人要。

又過了約半個時辰，馬車才慢吞吞地在一家驛站前停下，同樣也是郊外，除了那一小座平板樓房和一棵歪脖子松樹，四周杳無人煙，荒涼空寂。

同樣驛站裏提供的吃食也是貴得要死，味道實在不敢恭維。只有那對年輕男女奢侈地點了兩個菜，中年夫婦和壯漢只要了清粥就著醃菜。

有了那塊玉米餅餅的情誼，在隨後的行程中，紫衣少年跟蘇青荷明顯熟絡了起來。一番嘮叨家常後，蘇青荷才知這位清秀寡言的少年的身世，簡直是另一個自己。紫衣少年名為盧騫，母親早逝，父親前些天因病去世，受父親臨終遺言所指，前去兗州城投奔多年不見的伯父，只不過他的家境要比她好得多，乃是阜水鎮首屈一指的富商，只不過後來隨著其父親的病重而家道中落。

蘇青荷對他說去兗州城是投奔多年不見的伯父，得知二人身世如此相像，盧騫似

有觸動，垂下顫抖的睫羽，也像是想通了般緩緩道：「時不我待，世事無常，生死輪迴，這人終是躲不過。」

蘇青荷也是後來得知，盧騫問她要玉米餚餚時，已經四天沒吃飯了，整日渾渾噩噩，沉浸在雙親俱亡的悲痛中。那日，馬車裏若有若無傳來的玉米香味，就像他黑暗中陡然亮起的火把，瞬間點燃了他活下去的慾望，那句話也是不經思考便脫口而出。

之後盧騫向她連連道歉，不該如此魯莽地討要吃食，說這話的時候他臉紅得幾乎滴出水來。

「家父自幼教導我，投之以桃，報之以李。雖不知到了兗州城，我伯父那是怎樣的情形，不過姑娘若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，儘管來找我。」

蘇青荷沒太在意少年說的話，心裏有些奇怪，一塊玉米餚餚而已，至於這麼認真嗎？

在馬車上迎來第八個黃昏後，一行人掀開捲簾，已可以瞧見兗州城巍峨聳立的城門。護城河繞著古樸厚重的城牆緩緩流淌，宛如一條翠綠的飄帶，把這座偌大的城池當做孩童般，溫柔地圈進懷中。

城門口照例有士兵們攔路檢查，因世道太平，門石大會在即，城門的出入檢查都很寬鬆。馬夫也跟那官兵們混了個臉熟，只一個個盤問了每人的來處，將車內粗略地用眼神掃了遍，便放了行。

過了城門沒多久，馬車便停了下來，眾人長舒一口氣，一個個跳下馬車，禮節性地點頭道別，三三兩兩各自走遠。

蘇青荷望著盧騫瘦弱的身影消失在人流中，不由得有些擔心，寄人籬下的日子總是不好過，但願他的伯父能比自己的二叔父家要強些吧，沒有像她二嬸嬸那般刻薄寡情的伯母。

轉過身來，掃了一圈，蘇青荷才發現這兗州城真是大，這還沒有到坊市中心，道夾兩邊攤位的來往行人，就要比阜水市集熱鬧數倍。

路邊上有吹糖人的，有賣熱氣騰騰的炊餅的，也有行腳商蹲坐在角落大口喝著大碗茶，更意外的是，居然有不少冷飲攤，賣著「冰雪冷丸子」、「雪泡梅花酒」、「涼水荔枝膏」等蘇青荷從來沒聽說過的稀奇玩意，光聽著名字就讓人垂涎欲滴。

別說蘇庭葉眼都看直了，就連蘇青荷自己都覺著眼花繚亂。

兩層三層的青瓦高樓比比皆是，熱鬧卻並不喧囂，偶爾抬頭能看到酒樓窗邊坐著舉盞吟詩的錦衣公子，或是長裙曳地、歌喉婉轉的樂姬，無論是灼灼盛開的海棠，還是無意間從酒坊內飄來的氤氳酒香，都帶有一種疏懶靜謐的質感，像極了她從畫中看過的長安。

找到一家高懸著酒旗的小客棧，掌櫃是個風韻猶存的中年婦人，蘇青荷先詢問了價錢，下等房一晚上五十文。肉疼地付完房錢，進屋後，才發現房間意外地乾淨整潔，除了一張架子床外，還擺放一張柳木方桌及兩個圓凳。

帶路的小二公式化解說著店內的福利，隨時提供熱水和第二日的早食，一聽說有熱水，兩人眼神唰地亮了，比起這幾天住的郊外驛站，這裏簡直就是天堂。

數日沒有洗澡，衣裳黏膩膩地貼在身上，蘇青荷都能隱隱嗅到身上的異味。叫小二抬來幾桶熱水，倒入大木桶中，蘇青荷原想幫蘇庭葉好好擦洗一番，卻被後者板著臉推搡了出去。

才五歲的小屁孩講究什麼男女之別啊！

蘇青荷悶悶地在房門外站了半會兒，門才吱呀一聲打開，蘇庭葉披著濕漉漉的頭髮走出來，無辜地瞟向她又瞟向木桶，示意該妳了。

蘇青荷從他手裏接過絹巾，叫小二來換了水，褪去衣物，滑進桶內，只露出個腦袋。被熱水包裹住，忍不住長呼一口氣，只覺得渾身上下每一個毛孔都舒暢了，疲累一掃而光，人從木桶裏出來的時候都覺輕快不少。

將擦得半乾的長髮隨意地挽了個髻，命蘇庭葉乖乖地在屋內待著，自己則帶上了些碎銀出了客棧。

連問了好幾個路人，走了約一刻鐘，蘇青荷尋摸到了類似玉石一條街的坊市。但令她感到無比意外的是，這條街上清冷蕭瑟，只有寥寥幾個行人，且大部分的店鋪都緊閉門戶，銅環上掛著一個小木牌，上書「打烊整頓」四字。

「伯伯，這是怎麼回事，這些鋪子怎麼都關門了呢？」她慌忙拉住一個走過她身旁的青衫老者，語氣不由得有些急切。

「姑娘，一看就是從外地來的吧？這些原本賣翡翠原石的店，如今一個個都憋足了勁兒囤貨呢，想要買石頭啊，等兩個月後的鬥石大會吧。」

老人並沒有感到唐突，溫和又耐心地解釋。

「可這兩個月他們都不做生意了嗎？」

「看妳這年紀估計也沒經歷過，這鬥石大會五年舉辦一次，輪流在五州都郡舉辦，屆時會有全國各地的玉石愛好者蜂擁前來，連帶著客棧、酒坊、乃至裁縫鋪都價位上漲，更別說這些重要的翡翠原石了，那些毛料商人精得跟猴似的，鬥石大會那兩日的進帳，除去這兩個月的虧損，還能另外賺得盆滿鉢滿。」

老者毫不掩飾對那些玉石商人的厭惡，頓了頓又道：「何況過兩日，京城就要來人，把兗州城所有參賽的翡翠毛料陸續編號入庫，待鬥石大會的前一天再分運給各個店鋪。」

這消息對蘇青荷來說無疑是噩耗，她原先的打算是利用賭石，撿個小漏，在兗州城安家落戶，結果沒想到鬥石大會的影響會那麼大，導致所有的原石商鋪都關門囤貨。

距離大會還有兩個月的時間，她帶著蘇庭葉要怎麼生活？

住客棧是斷然住不起的，她身上總共還有三兩六錢銀子，在這住兩個月光住宿錢便要三兩，就算她二人不吃不喝，剩下的幾錢銀子屆時也不夠買塊翡翠毛料的啊。何況聽那老者說，大會那天毛料價格定會上漲，不知道會翻幾倍，手裏這三兩銀子都不一定夠用，萬一到時遇到了好料子沒錢買，那可真是要悔青腸子。

青衫老者慢悠悠地走遠，只剩下蘇青荷在原地蹙著眉頭，躊躇半晌，忽而抬頭望向面前一個大敞著店門、上書「琳琅軒」的玉石店，似是下了決心，直接抬腳走了進去。

第三章 相玉

這幾日，浮雲逐風，驕陽融融。

有許多鬥石愛好者提前到來，感受兗州的人文風光，本就繁華的商業區更是熱鬧了許多。

然而，琳琅軒的曹掌櫃近來卻有些煩悶，臃腫的身材不安地在藤椅上扭動，短胖的手掌有一搭沒一搭地撫過面前一塊打磨好的翡翠原料。

足有十斤重，頂好的冰種，甚至快達到了玻璃種的質地，顏色是通透的純白，只有一抹驚豔的翠綠懸在中間，宛如羊脂玉盤子上撒了一顆青豆。

做首飾？做擺件？做如意？

幾個想法剛冒出來，曹掌櫃心裏就自己否決了。

不行，都太普通了，按照那位少爺刁鑽的口味，肯定被一棒子打回來。

曹掌櫃抬手抓了下腦門的汗，順帶捋下來幾根髮絲，本就稀疏的頭髮，如今都快成禿瓢了。

曹掌櫃第二十三次長歎氣，只怪自己沒人脈，僅僅搭上兩個走石商人，只得將這本就不大的店鋪劃成兩塊，一半賣毛料，一半收明料，賺點加工費。

如今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，尤其是坊市中心號稱是兗州最大的玉飾店「點翠樓」開張之後，明料加工生意被搶了大半，且他家的招牌相玉師又被挖了牆角，曹掌櫃簡直萬念俱灰。

好在還有幾個老主顧光顧，相玉師被挖一事被他兜著捂著，尚沒被那幾個主顧知道，否則手裏這筆大單子再丟了，自己就可以直接捲鋪蓋關店，回老家種田去了。視線再聚集在面前這塊惱人的翡翠上，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石料，又要別出心裁，不失檔次，實在是太強人所難了些。

「掌櫃，請問你們這兒收刻工嗎？」

思緒被打亂，曹掌櫃不耐煩地抬頭看去，只見一個十四、五歲左右的少女俏生生地站在門口，烏黑的睫羽下一雙杏眼閃動，十分有靈氣，只是面色暗黃，身材瘦削得不成樣子，雙眼微微凹陷，硬生生將這靈氣打了折扣。

「妳會琢玉？」曹掌櫃掃了眼她袖口的補丁及快磨破的草鞋，嗤笑一聲，帶著不可置信。

「會一點，也會畫一些花樣。」蘇青荷像是沒聽出他言語裏的不屑，低頭垂眼，老實地回答。

曹掌櫃似笑非笑，語氣更加古怪，「畫花樣？這麼說，妳會相玉嘍？」

相玉？乍聽見這詞，蘇青荷倒沒深想，理解為相玉的質地品種，於是下意識的點點頭。

曹掌櫃突然哈哈大笑起來，彷彿聽見了天大的笑話，臉上的肥肉都跟著在顫動，真是可笑，要是隨便一個鄉下來的窮丫頭都會相玉，他何至於愁悶苦思至此！

笑聲漸漸平息，曹掌櫃眼皮也未抬，身體後傾靠在椅背上，轉動右手拇指的碧玉扳指，冷哼道：「年輕人氣盛，不知這天有多寬地有多厚，既然妳這麼有自信，就相下這塊玉吧。」

言罷，隨意地指了指面前那塊煩擾了他多日的冰種翡翠。

蘇青荷不知所云，斟酌著開口，「上等冰種，白底飄綠，重量大概十斤……」

「我又不瞎！這些還用妳說！」曹掌櫃不耐地打斷了蘇青荷的話，指了指桌子上的筆墨硯臺，「方才妳說會畫花樣，現在畫一個吧。」

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，蘇青荷恍若沒聽見胖掌櫃的喝罵，乖乖地過去執筆，端詳那塊翡翠片刻，眼中閃過一絲光亮，遂抬筆飽蘸了墨汁，輕落在雪白的宣紙上。曹掌櫃見她畫得認真，下筆如行雲流水般，沒有一絲停頓，倒真像那麼回事，便忍不住站起身來，湊近了去看。

而當他低頭看清那宣紙上畫著什麼圖案時，竟一時間怔愣住了。

乍然一看像是筆筒，但明顯瘦長許多，頂端有六個小孔，上繪著牡丹纏枝的紋樣，在一朵牡丹花的花蕊處，立著一隻展翅欲飛、昂首欲啼的翠鳥。

「這是……花插？」看到那幾個孔，曹掌櫃才恍然出聲。

「是。」勾完最後一片花瓣，蘇青荷擱下筆，把未乾的墨跡輕輕吹了吹，隨即抖開，將宣紙履平，鋪在那塊翡翠上面。

那翠鳥的位置剛好對準那抹翠色，分毫不差，整個花插的長度也和翡翠相吻合，按照其設計的寬度，中間掏空的部分還可以再打四、五對鑷子。

「花插，花插……我怎麼沒有想到呢！」

曹掌櫃恍若夢中人驚醒一般猛拍腦門，激動地來回走動，再抬眼時，看蘇青荷的眼神已經不一樣了。

花插是近年來流行於貴族之間的玩意，可以固定花泥，將花卉凹成各種造型，其製作材料多是陶瓷、木材，但從未沒聽說過，有誰用翡翠製過花插。

曹掌櫃可以想像出那位少爺看到成品後，會是怎樣一副欣喜意外的神情，這可算得上一件突破性的設計，他也可以想像到一堆亮閃閃的銀子在向他熱情招手！

「不知姑娘，想要多少月錢？」

曹掌櫃猶豫著開了口，心裏對蘇青荷還是不太放心，相玉要看緣分，說不定她只是和這塊玉有緣，一下撞了運呢？且這塊玉形狀周正，顏色均勻，困難的是想法創意，技巧只占三分。

蘇青荷沉吟片刻，答道：「二兩，我還有個弟弟，我們需要有住的地方。」

二兩，實在是獅子大開口，她已做好了被曹掌櫃壓價的準備，卻未料後者一口答應了下來。

「這妳放心！我這店鋪後面就是個獨立小院，原先的相玉師走了，正好空下來房間，就這麼定了，包伙食和住宿，一月二兩銀子！」

曹掌櫃心中暗喜，光這筆單子賺的錢，都夠支她三年的月錢了！原先那位月錢就要十兩，這下相玉的問題解決了，又省下了一大筆開銷！

相玉師，是個只存在大夏國的新興行業。相玉，即給玉看相，根據其色澤、水種、形狀、紋路等因素，將一塊璞玉，賦予全新的含義和用途。

幾百年來，由於賭石這門行業在大夏國的興起，相玉師的地位跟著水漲船高，朝廷甚至將宮廷御用的相玉師，授予了正二品的官職，同時一些權貴世家在得到一

塊品相不錯的美玉後，都會請相玉師來相上一相，於是，一個眼光獨到的相玉師可以說是權貴們爭相拉攏的對象，富商侯爵們的座上賓。

賭石界的泰山北斗，青州薛家的掌門人薛定山，曾說過：「斷品相，定姿容，以一副慧眼巧手，幻萬千儀態，是謂相玉師。」

一名合格的相玉師，不僅要有一副能畫會描的巧手，一雙獨具匠心的慧眼，更重要的是「幻萬千儀態」的創造力和想像力。

這些並不是後天可以鍛鍊而成的，然而，世界上不可能有兩塊一模一樣的玉石，這便需要相玉師後天大量的經驗積累，才能做到無論面對什麼樣的翡翠，也能一眼看穿其本質，賦予最適合它、最能展現其魅力的含義。

天賦加努力，這便造就了相玉師千裏挑一的原因，幾個大夏國著名的相玉師皆是白鬚長者、年過花甲，所以曹掌櫃認為蘇青荷僅僅具有相玉師的天賦，卻沒有數十年來積累的經驗，眼光有限，沒有被稱作相玉師的資格。

看到曹掌櫃眉飛色舞的神色，蘇青荷就知道她要價太低了，但話已出口，反悔不得，且她姊弟二人能在寸土寸金的兗州有免費的住處，已經是走了大運了。

蘇青荷已經隱約明白所謂相玉的含義，果然，穿越者是有福利的！

甭管是流傳千年、博物館裏陳列的古玉，還是各大珠寶商行裏擺出的各種別致新穎雕工的新玉，蘇青荷都見過不少，尤其是自家的珠寶連鎖店上市之後，但凡設計出的新品，首先要拿給她過目，她所見過知道的翡翠成品樣式，遠遠比十里路都要顛顛地坐上一個時辰馬車的古人，要多太多了。

在現代，玉雕師兼備著所謂相玉的職責，而在這大夏國應該是被分成了兩個門類，蘇青荷心道，多半是由於出行不方便的因素，相玉師受邀去稍微遠些的地方相玉，來回花在路上的時間就要好幾天，哪有多餘的心思花在雕刻上？

且雕玉更是一門細水長流的功夫，蘇青荷只會一點皮毛，比起愛鑽研的古人怕是遠遠不及，凡事不能兩全，蘇青荷無比慶幸，這個時代有相玉師的存在，否則以她那糙劣的雕工，不知能不能換得一口飯吃？

與曹掌櫃簽訂了一紙契約後，蘇青荷又回到了客棧，收拾好包袱，便牽著蘇庭葉離開了客棧。

聽聞蘇青荷已找到了每月二兩還包吃包住的工作，蘇庭葉滿臉的不相信，世上哪有那麼便宜的事？巴掌大的小臉仰著看她，在等她一個解釋。

「唔，這次是阿姊撿著了個便宜，那家玉石店的正好缺人，平時也不忙，就是給玉石畫畫樣子，你以前不是見過阿姊繡過帕子嗎？阿姊的這份工就是給玉石繡花。」

蘇青荷藉著舊主喜愛女紅的事，說得有模有樣，蘇庭葉到底年紀小，聽她這番瞎掰扯竟也信了，回想起以前蘇青荷繡過絹帕樣子，那鳧水嬉戲的鴛鴦、鵠鵠都活靈活現的，只道他家阿姊是個貨真價實的金子，走到哪兒都會發光。

很小便有了金錢概念的蘇庭葉，在聽了蘇青荷的解釋後，小臉微微泛起激動的紅暈，烏黑的瞳仁裏漾著雀躍興奮。

月例二兩，他們村子裏最富有的人家也賺不了這麼多，雖說這城裏物價高，但比起他們之前吃不飽飯、修不起屋頂的境遇，已是不知好了多少倍。

其實他也想過，只要不是流浪街頭，又能比以前差到哪裏呢？

現在阿姊找到了好的營生，蘇庭葉最後的一點顧慮也打消了，不知不覺間，他對蘇青荷已越來越依賴。對於她的所說所做，是以前從沒有過的，百分之百的信任。二人相攜著走到琳琅軒，押在客棧的五十文住宿錢算是打了水漂，這讓蘇青荷有些肉疼，不過當推開門，看到的清淨雅致房間時，那點鬱悶也煙消雲散了。

看得出前任相玉師是個極風雅的人，三面牆上都掛著山湖石林的水墨畫，畫風淡雅空靈，那墨染的湖面彷彿被風一吹，就要粼粼暈開，署名皆是同一人。

香爐裏還剩著幾塊迦南香，案臺上一絲不苟地擺著紙筆硯臺，旁邊摞著一打古籍，蘇青荷隨意翻了翻，竟是講傷寒病痛的醫書。

這位相玉師還挺博學啊，蘇青荷在心裏感歎。

床鋪並不寬，但睡她姊弟二人綽綽有餘，被褥捲在一起，顯然是準備拿走卻因為某種原因沒帶走。蘇青荷可以忍受坐八天異味環繞的馬車，不介意穿打補丁的衣物和破了洞的草鞋，但讓她蓋陌生男人睡過的被褥，心理上還是有點障礙。

正準備上街去購置點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，未料，她的第一個客人上門了。

一個二十多歲，身材瘦小的少年急吼吼地半掀開門簾，探出腦袋，「蘇姑娘，別收拾東西了，掌櫃讓妳快去前院，有急事！」

蘇青荷回頭一看，是這兒的帳房先生兼跑腿小廝，徐景福。

徐景福雖生得不高，但面白淨，五官端正淳厚，此時見他跑得氣喘吁吁，面色微紅，怕是真有什麼急事。

留下蘇庭葉一人在收拾衣物，蘇青荷匆匆跟著他走去前廳。

初來乍到，徐景福也與她不怎熟稔，嘴裏只含糊道，有客人上門相玉，讓她過去瞧一眼。

說是客人，可一邁進大廳，瞧見堂屋中間大刺刺端坐著一臉笑意的紫袍老者，及他身後五大三粗、面色不善地環臂，整齊地站著一排的僕人，一旁的曹掌櫃則是一副陰鬱得要滴出水來的愁容，蘇青荷便知，怕不是來相玉的客人，而是來尋滋挑事的。

果然，紫袍老者見蘇青荷進來，很不客氣地瞇眼大笑道：「曹掌櫃，這就是你新請的相玉師？莫不是以為我傅某人年事已高，老眼昏花了，隨便找了個野丫頭來誑我的吧！」

看著曹掌櫃越發黑沉的臉色，紫袍老者猶覺得不過癮，呷了口茶，又繼續說：「被挖了牆角，在咱們這行，又不是什麼稀奇事，何必這麼藏著捂著？窗戶紙總有捅破的一天，你說要是韓家少爺知道他的那塊寶貝翡翠，被這個來歷不明的外行丫頭給相了，你這店還開得下去嗎？」

「這就不用傅掌櫃操心了。」曹掌櫃冷冷地從牙縫裏擠出聲來。

紫袍老者慢悠悠道：「這話可不對，你我是多年的老交情了，哪有看著老朋友掉火坑不拉一把的道理？眼見著你們琳琅軒生意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傅某人心裏也著

急啊，這不今日，我親自給你送來一筆大單。」

曹掌櫃恨得牙癢癢，幾乎忍不住要脫口而出：呸！老不死的狐狸，誰和你是老交情！

那老狐狸顯然是有備而來，不知他消息怎麼那麼快，蘇青荷前腳剛搬進來，他後腳就領著一堆隨從，打著相玉的美名，浩浩蕩蕩地上門。

看著面前那足有二十多斤的冰種翡翠，曹掌櫃只覺得像燙手山芋，那老狐狸會那麼好心？自己要是掉進火坑，他不踹一腳算仗義了，還伸手拉一把？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吧。

那紫袍老者乃是西街頭漱玉坊的東家傅同禎，是這條玉石街上除了曹顯德之外，唯一一家同時做毛料和明料加工生意的。

兩家一東一西，隔街對望了二十幾年，無時無刻不想搞垮對方，眼見著琳琅軒的相玉師被挖走，傅同禎怎麼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？

「還不快讓你的小相玉師掌掌眼。」傅同禎看著氣得發抖、還愣是找不到不妥的曹顯德，樂得臉上的褶子快笑開了花。

曹顯德在翡翠上有幾斤幾兩，他這個老對頭最清楚不過。

曹顯德要是能看出什麼端倪，他傅姓便倒過來寫！

曹顯德能開起這玉石店，全憑著老丈人的庇蔭，其在玉石上的見解，實乃一肚子草芥，一竅不通。

若不是其老丈人搭線，靠上了韓家這座大山，恐怕二十年前就被他趕出這條街了，如今就算他丈人曾是韓二少的私塾先生又如何？相壞了一塊珍稀翡翠，怕是不用他出手，琳琅軒也要關門大吉了。

雪中送炭的人少有，落井下石的人從來就不乏。

而袖手安靜站在一旁的蘇青荷嘛……傅同禎暗哼了一聲，壓根沒當一回事，估計是曹顯德臨時抱佛腳，不知從哪位相玉師那兒弄來的學徒吧，這個年紀不過初窺門徑而已，能有幾分眼力？

從進來就一直中槍的蘇青荷終於能說上一句話，在傅同禎發話的時候，她就不緊不慢地上前打量起了那塊翡翠。

乍看像是上好的冰種料子，還是水底飄藍花，散發著幽幽淡淡的藍光，像是一望無際、清澈見底的汪洋，水潤通透，水頭足到像是能掐出水來。

蘇青荷微抿著唇，沒有用異能接觸，一雙靈動的黑眸不斷地掃視那翡翠的每個角落，待捕捉到那幾塊邊角處不起眼的白色棉絮狀的水沫點時，嘴角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笑意，篤定了一開始心中的猜測。

「是塊不錯的料子，」蘇青荷對著傅掌櫃笑了笑，淡定地收回手，「但它不是翡翠。」

「不是翡翠」四個字像是憑空炸響的驚雷，在場的眾人俱是一驚。

傅同禎心中頓時咯噔一聲，當下把茶盞重重一擲，戟指怒斥道：「妳在胡說什麼！無知！」

蘇青荷沒有理會，直接從博古架上拿下一隻普通的翡翠碟子，用碟子邊沿朝著那

塊「翡翠」，手下用力，狠狠地一劃。

只見「翡翠」頓時出現了一絲肉眼可見的細小劃痕，而翡翠碟子則絲毫未損。

「此乃水沫玉，硬度和密度都比翡翠要低得多，傅掌櫃要還不信，可取來差不多大小的翡翠，來對比稱稱重量。」

「妳、妳竟敢……」

傅同禎見她像對待一塊破石頭一樣隨意地就劃了他的翡翠，鬍子都氣得一翹一翹的，顫抖地指著她鼻子，一時間激憤地說不出話來。

蘇青荷看到除了傅同禎外，其餘人臉上或震驚或不解的表情，心下暗道不好。

水沫玉是翡翠的伴生礦，又稱翡翠殺手，因為其水頭足，透明度高，經常會被一些黑心商人充當冰種翡翠販賣，外行人很難區分。

水沫玉因主要成分是鈉長石（玻璃、陶瓷的原料），透明度很足，但沒有翡翠特有的那種歷史厚重感，加之玉石內部常有不規則棉絮狀的白色水沫存在，因此並不被人們所喜，價格自然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

這個時代許多東西都在顛覆她的認知，或許這時的人們還並未普遍見過水沫玉，或許壓根就不叫它水沫玉，又或許壓根就把它當做翡翠的一個種類。

蘇青荷暗怪自己魯莽，轉身去看曹掌櫃，只見他一愣一愣的，竟是還未反應過來。

水沫玉是個什麼東西？怎麼從來沒聽說過……但這玉石必定不是翡翠，翡翠乃斷金斷鐵之物，怎麼會輕易地就有劃痕？

曹顯德心中轉過幾個念頭，二十多年從商的經驗讓他本能地沒去深想，衝徐景福使了個眼色，後者連忙搬起那塊水沫玉，放在傅同禎面前的桌案上。

「琳琅軒只做翡翠生意，恕曹某人不接這單，傅掌櫃，好走不送。」

曹顯德腆著肚子冷哼，戳穿了傅同禎這齣戲碼，腰板難得地挺直了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

傅同禎沒吱聲，緊緊盯著蘇青荷看了好一會兒，半晌，拂袖起身，帶著那幫隨從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連那塊水沫玉都沒拿。

蘇青荷被他那最後一眼盯得很不舒服，像是被某種毒蟲蛇蟻狠狠地螯了一下，心中暗道，真是個陰虧的老頭。

傅同禎走後，曹顯德像犯了癲癇似地，誇張地笑了半天，對蘇青荷說話的語氣是從未有過的和藹，「妳怎麼知道那不是翡翠？」

「我曾跟著一個老前輩學相玉，見過此類的玉石。」

蘇青荷現在編起謊來，可謂是臉不紅氣不喘。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，她若以後幹起這行，必定一路與謊言為伍。

曹顯德沒有再細問，經此一事後，他不由得對蘇青荷高看了幾分，今日若是接下了這筆生意，待交貨那日，傅同禎必會一口咬定他調包了翡翠，賊喊捉賊地汙衊他拿水沫玉假冒，琳琅軒的名聲就澈底臭了。

一大幫人走了之後，琳琅軒又恢復了往日的冷清，蘇青荷便上街置辦些被褥用品。這兩個月有了固定的工資來源，蘇青荷心裏的一塊大石頭算是落了地，大出血地去裁縫店給自己和蘇庭葉一人裁了兩件新衣，一直穿著打補丁的衣服、走在街上

被人歧視的眼神總是不好受，有錢了沒必要虧待自己。

正欲打道回府時，碰巧遇見賣冷飲的攤主準備收攤，蘇青荷便上前買了一碗冰雪冷丸子，準備回去帶給蘇庭葉。

雖按大米豬肉的價格換算，一兩銀子等同現世的一千塊，但純按購買力來說，像街邊賣的小玩意、粗布衣料、客棧住宿等，一兩銀子的購買力確實要大得多。像這樣一大碗做的冷飲吃食，不過才兩文錢，裁製的新衣是純棉布料，比麻葛料要舒服貼身許多，四件短衣不過百文錢。

左手拎著新買的被罩衣服，右手端著一碗直冒冷氣的小丸子，小小地滿足了下購物慾的蘇青荷心情很好，三步併作兩步回了琳琅軒。

走進小院，蘇庭葉正彎著腰，欲從井裏打水，蘇青荷連忙把手裏的冰碗塞進他懷裏，弟弟頓時瞪大了眼，詫異地抬頭看她。

「方才從街上買回來的，嘗嘗味道怎麼樣？」

蘇青荷一副獻殷勤完畢求表揚的神情，就差在屁股後面搖尾巴了。

蘇庭葉從未吃過冰碗，礙著她太過熱情討好的眼神，放到嘴邊，抿了一小口，不料入口的美好滋味讓他怔了一怔。

唇齒間甜意和涼意交織在一起，直沁到心底，那指甲蓋大的小丸子軟軟的、糯糯的，輕輕咬開，竟是滿滿的黃豆香，霎時驅散了不少暑熱。

所謂的冰雪冷丸子，實是用黃豆和砂糖做的，把黃豆炒熟，去殼，磨成豆粉，用砂糖或者蜂蜜拌勻，加水團成小團子，最後浸到冰水裏面。

糖在這個時代是奢侈品，蘇庭葉從未嘗過糖是什麼滋味，那冰碗裏放的糖極少，多是蜂蜜的甜味，但足夠讓這個男孩耽溺在這未知且美好的味覺體驗中，久久沒有回神。

蘇青荷見他低著頭不出聲，不知他喜還是不喜，自己用勺子舀了，嘗了一口，味道挺好的呀，莫非他不喜歡吃甜食？

默默地受挫了一把，蘇青荷略憂傷地進了屋，換了被罩床單，一番拾掇後再出來，卻發現蘇庭葉不見了蹤影，一只小瓷碗乾乾淨淨地擱在水井邊。

沮喪的心情瞬間由陰轉晴，蘇青荷彎起月牙似的眼睛，步伐輕快地走向了院子東邊的灶屋。

灶屋裏濃煙滾滾，徐嬸正忙著切菜下鍋，蘇庭葉在幫著砍柴加火。

小包子的性子，蘇青荷摸得清楚，怕是不願在店裏白吃白住，力所能及地就盡量幫忙幹著些。

徐嬸是徐景福的娘，和店裏唯一的玉雕師徐伯是一家三口，徐伯因與曹顯德拐著彎的帶點親戚關係，似在年輕時曾受過其父的恩惠，在琳琅軒開業時，徐伯便被曹顯德請過來做事，這一待就是二十年。不光如此，這老婆兒子，一個終日待著灶房，照料著伙食，一個自記事起就為琳琅軒跑上跑下，算帳傳話。

徐伯年約四十多歲，儒雅清瘦，帶著股文人氣，說話也慢吞吞的，行事謹小慎微，不然也幹不來雕玉這麼精細的活計，徐嬸則有些大嗓門，說話做飯雷厲風行，夫妻二人都是極好相處的脾性。

曹顯德在外另有府邸，一般都在打烊宵禁後歸家，常住在琳琅軒的，除了徐伯一家三口，還有徐伯收的兩個關門弟子，刻工都很不錯，跟了徐伯十幾年的那個，幾乎快要達到玉雕師的水準。

另有兩個粗使僕人住在最西邊的角落房，皆是膀大腰圓的壯實漢子，平時負責搬運石料及解石護宅的工作。

隨著徐嬸的一聲吆喝，熱騰騰的大鍋飯出爐，一共九個人圍在一張矮圓桌上，熱絡地吃著飯菜。琳琅軒的伙食還真是不錯，白米粥配白麵饅頭，兩大盆熱菜，土豆蘿蔔芥菜雜七雜八地燉在一塊，扒拉扒拉還能發現幾根肉絲。

這雖是蘇青荷和蘇庭葉在琳琅軒的第一頓飯菜，但她姊弟二人都不是怯生的人兒，大口大口地往嘴裏扒拉著白粥，還能精神頭十足地回答徐嬸及幾個夥計友善的問話。

姊弟倆都正在長身體的時候，胃口出奇的好，一頓飯能吃進三個大饅頭加兩碗白粥，都快趕上那兩個粗使漢子的飯量了。

一旁正準備歇店回家的曹掌櫃看得直肉疼，直掰著手指算接下來兩個月要多花出去的饅頭錢。

這兩個孩子面上看起來瘦瘦小小的，怎麼那麼能吃！